

言语组合层面中词的指物意义研究

王 蕾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 本为属概念的词在特定的言语情境中有时会体现其下位概念词的词汇语义特征。这一语言现象的实质并非属概念词的概念意义发生了转变, 而是其指物意义在具体语境中被赋予某种概念词的指物意义特征。本文依托俄罗斯语义学的相关原理, 结合汉语中的一些典型词汇, 从言语组合角度对词的指物意义进行研究, 力求厘清言语组合层面中属种概念词指物意义间的联系。

关键词 : 言语组合; 词; 指物意义

中图分类号 : H03

文献标识码 : A

1 引言

自然语言中的词是由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组成的, 词的内容是词的意义。词的意义由概念意义、指物意义、组合意义和语用意义四个层面构成。词的概念意义是该词在聚合层面中最抽象、最本质的区别特征, 而词的指物意义则是概念意义中在语句里用于将名称与外界具体事物认同的, 数量有限的区别特征 (Степанов 1981)。词汇内部也具有属种之分。作为属概念的词 (上位概念), 它具有各个下位概念所共有的非区别特征, 也就是整体特征。属概念的词通常是种概念词的词汇语义共性特征的抽象概括, 往往不能够取后者而代之, 但在特定的言语交际情境中有时会看到本为属概念的词在语境中却体现其种概念的词汇语义。这并不是位于上位概念的词的最基本区别特征发生了增减变化, 也不是这一词概念意义的某种非正规体现, 实际上是这类词的指物意义在特殊的言语情境中具有了相应的特殊性。

2 词指物意义的阐释

词的指物意义即以词位或词位及其概念意义为一方, 能够被其所指的同类事物为另一方的相互关系¹ (张家骅 2010)。词系统又分为语言聚合层面和言语组合层面。简言之, 词系统的聚合层面指的是从语言的角度静止地、抽象地描写词的常体意义; 词系统的组合层面则与聚合层面相反——动态地、具体地描写词的变体意义。语言学界对词指物意义的研究往往从聚合与组合两个角度进行。这样一来, 对词指物意义的解读便众说纷纭, 此外, 在是否所有词都具有指物意义这一问题上也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 只有那些与客观现实世界真实存在的事物具有对应关系的名词和代词具有指物意义, 而也有学者表示, 抽象名词、形容词、动词也具有指物意义, 只是其所指并非客观事物, 而是概念、特征、行为等 (Гак 1977)。因而, 归纳起来, 关于词的指物意义的阐释大致有四种——所指的客观事物; 词与所指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 词语义本体的组成部分; 词在言语组合层面的具体所指。

最后一种对词的指物意义的阐释是苏联学者 B.Г. Гак 的观点, 本文以此为理论依据, 认

为词的指物意义不仅仅是客观存在或是词与客观存在之间的对应关系,还要考虑到言语交际主体在特殊情境下想要传达的某种思想和词的语义系统。这一思想与上文所介绍的第三种对词指物意义的阐释十分接近,认为普通名称在言语中的指物意义就是在具体语境中所指的特定客体,这种说法区别于前两种之处主要在于对词指物意义的研究是在言语组合层面上进行的。每一个客观事物本体都具有足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最基本的概念属性,具有相同概念属性的事物隶属于同一类别,当该类别的名称在言语中使用时,其所指事物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唯一具有这一类别属性的事物。同时,在特定言语情境中这个名称的所指也必定是这个类别中的某一特定个体。在这就引出了语词的层面归属问题,在语言层面上看,类别名称和类别中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有些类似于逻辑学中的概念与概念外延,或属概念(上位概念)与种概念(下位概念)之间的关系,而在具体的言语组合情境中,上位概念词(以下简称“上位词”)所指称的客观存在与其下位概念词(以下简称“下位词”)具有对应关系,脱离这一情境,上位词便不再是个别具体事物的符号,而是具有这个概念属性的全部同类事物的统称(张家骅 2010)。词汇聚合体系中的语言名称一旦进入组合体系就会转化为言语名称,由于融入了交际参与者的主观思想,语词在语境中的称谓对象就会发生相应转变,有效交际一定会以客观情境中的事物、行为、特征为中心展开。因此,词一旦进入言语层面其指物意义对语境的依赖性就会大大加强。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不仅将名词作为研究对象,还将动词纳入了词指物意义的研究范围,认为动词也具有称谓功能,只是称谓对象不是客观事物而是行为。

3 言语组合层面中词的指物意义分析

(一) 以名词为例

1. 以“球”为例

“球1”的词典释义是“以半圆的直径为轴,使半圆旋转一周而成的立体;由中心到表面各点距离都相等的立体”,“球3”的释义是“指某些体育用品”。²“球”的第一个义项是这类物体的科学分类概念,同时也体现了“球”的物理表征——圆形非带角形状、立体而非平面,这是“球”区别于多边形、椎体、柱体的最本质特征。而“球”的第三个义项则体现了“球”的概念外延,表示一切以圆形立体物为表象存在的、以体育用品为主要用途的事物,包括足球、篮球、排球、棒球、垒球、乒乓球、高尔夫球等。上述体育用品无一不以“以半圆的直径为轴,使半圆旋转一周而成的立体”为区别于其他体育用品的属性特征,因而,这一整体特征也是这类体育用品名称所共有的非区别性特征——是它们构成“球”的各个子系统并具有可比性的基础。子系统之间也具有材料、大小、用途、使用方法等各种区别特征,这导致在一般情况下,各子系统的名称不可以任意语境中互相替换,然而使用上位词(类别统称)“球”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言语组合情境的限制用来称谓各个子系统名称对应的具体事物。

1) 中国队的“秘密武器”丁松发挥出巨大威力。他削球的旋转变化使卡尔松难以琢磨,在削球中的突然反攻更令对方防不胜防。³

2) 中国队今天的状态很不理想,队员在发球、扣球、拦网中频频失误,仅发球一项就有 11 次失误。

3) 第一个被新规则罚下的是韩国队员河锡舟。他在背后铲球,按国际足联新规则该亮“红牌”。

通过观察“球”与动词搭配组成的各动宾结构短语我们发现,每一个例子中“球”的指称都各不相同。例 1) 中“削球”指的是乒乓球。“削”指的是击球时,球拍后仰,由体侧上方向前下方挥拍,挥拍呈圆弧路线,在球的下降期触球的中下部,利用球拍的摩擦力切削击球。这是一种经典的乒乓球打法,因而仅凭借“削”这一动词我们就可断定“削球”中的球必定是乒乓球而绝非其他。同理,通过分析“扣球”和“铲球”中“扣”和“铲”这两个动作的特殊性我们不难分辨出例 2) 和例 3) 中“球”的指物意义——排球和足球。

4) 中国队今天接连使用三名投手,但由于他们的投球质量不高,送给对手 15 个安打,其中包括台北队陈庆国打出的一记本垒打。

5) 内线的中锋都常常出来补防,甚至不惜摔倒在地上也不让李楠舒服的投球。李楠整个上半场没投进一个三分球,应该说他连出手的机会都不多。

6) 66 岁的张福田迈开稳健的步伐,运球、摆臂,潇洒地滑步投球,10 磅的保龄球顺着球道向前奔去,打在 1 号瓶和 2 号瓶之间。

在例 4)、5)、6) 中都使用了“投球”。“投”作为一种动作指的是有目标的抛、掷、扔。根据“投”这一动作不同的结果导向,“球”的具体所指也将随之转变,此时,确定“球”的概念外延就要依靠特定的言语情境了。例 4) 中的“投手”、“安打”和“本垒打”是确定“投球”中“球”的指物意义的最有效依据,如果受话人的交际背景知识足够广阔,那么通过分析“台北队陈庆国”的职业也可以成为获悉“球”的指物意义的有效方式之一。因而,后两个例子中的“投球”也可以依靠语境分析得出“球”的指物意义——篮球和保龄球。从逻辑角度看,“球”与“篮球”、“乒乓球”、“排球”等词具有属种关系,“球”为属概念词,是上位概念词;后者为种概念词,是下位概念词。二者在语言层面内分别具有各自的概念内涵与指称,但在言语交际中,本为上位概念词的“球”就会凸显某个下位概念词的指称,这一过程不是“球”的概念意义发生改变,而是具有了种概念词的指物意义特征。

2. 以“鸡”为例

“鸡”的释义为:“家禽,品种很多,嘴短,上嘴稍弯曲,头部有红色的肉冠。翅膀短,不能高飞。”从释义中不难发现“鸡”的概念属性——家禽,而“嘴短,上嘴稍弯曲,头部有红色的肉冠,翅膀短”体现的则是“鸡”的日常外部体征。

7) 野鸡毛好如鲜花,自古冶容多破家。家鸡打鸣好起早,兀坐深闺只绩麻。

8) 杀鸡取卵,是自绝生路;养鸡下蛋,才是好的活法。

我们都知道鸡有雌雄之分,且各有不同特征。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刺激话轮中出现的“鸡”往往不需要特意标明其具体性别,而这也并不会妨碍受话人对言语中“鸡”的公母做出判断。原因在于:无论有几个交际参与者,他们无一不知雄鸡啼能报晓,雌鸡下蛋孵化,这是由交际参与者的共同交际背景决定的。所以只要与“鸡”搭配的谓词或其存在的语境与“鸡”的某些具体特征相关,要分辨其雌雄并非难事。而这也恰恰是“鸡”的指物意义得以确定的方式。

此外,“鸡”作为属概念还有多种下位概念词与之对应,如:“乌鸡”、“雉鸡”、“古屋鸡”等。每一概念词都包含一系列区别于其他子系统的特征,以“雉鸡”为例,除具有“鸡”的全部概念属性之外,还具有羽毛美丽,多为赤铜色或深绿色,有光泽,雄的尾巴长,雌的尾巴稍短,呈灰褐色等特点。上述特点作为“雉鸡”有别于其他子系统的区别性特征在该系统内又成为了所有成员的共性特征。但是纵观 7)、8) 两例可以发现,当单独使用“鸡”这一属概念词时,说话人和受话人都会将其与“家鸡”的指物意义相关联,而当谈到“鸡”的特定子系统成员时则不能以属概念词一概而论。这说明语言使用者的语言习惯也对言语组合层面中属概念词的指物意义起到限制作用。

(二) 以动词为例

1. 以“整”为例

“整”是一个多义词,“整”作为方言动词的义项是“搞、弄”。但在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整”的用法则远远不止这两个。这也就意味着“整”所能够称谓的行为也是多种多样,反之,“整”也是这些行为抽象的高度概括(杨春宇,佟昕 2013: 43)。

9) 老杨啊,这桌席得多整几个菜⁴哦。

10) 要不要去把卫生员叫起来，整点药吃？”高分队长问道，对小穗子的瞎话挺配合。

11) 有时，拣到树桩树根，罗沛常就坐在地上，用斧头砍砍削削，也能整出点儿什么。

12) 那小子急眼了，气喘吁吁地吼道：“撒开手！要不我就整死你！”说着，从后腰里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13) 老田头的三间草房被韩老六的牲口整坏了，就把韩家大院的东头的三间下屋赔给他。

词与词的搭配组合并不是随意的，每个词汇单位⁵在语义结构中都包含特定的一组语义配价，词汇单位的语义搭配性能就能取决于其语义配价。实际上，词汇单位的语义搭配性能指的就是它与其他词的搭配能力，这个能力体现在两者间的共同义素上，我们说一个词的语义搭配性能强，其实指的是这个词与其他许多词之间具有共同义素。简言之，两个词能否搭配组合主要看这两个词是否具有共同义素，也就是看这两个词之间是否有语义一致关系。

“整”的指物意义在言语组合层面十分丰富，在使用过程中可以称谓许多下位概念动词指称的行为，如例 9) 中“整几个菜”就可以看出“整”在这里称谓的对象是“做（菜肴）”。这便是通过“做”与“菜”之间的语义一致关系分析出来的。

当然，确定句中“整”的确切所指也绝对离不开语境。例 10)、11)、12) 就是依靠语境确定“整”的具体指物意义的典型范例。根据语境，例 10) 中把卫生员叫起来整点药自然是开药；例 11) 中用斧头砍削树桩树根整出东西来，“整”的指物意义必定是“以砍削的方式制作”；例 12) 中的“整死你”联系上下文一定指的是“用匕首捅”致人死亡——“整”在这里的指物意义不言而喻。不过也有特殊情况，例 13) 中的“整坏了”就不能单纯通过语境或者与宾语的语义一致关系来分辨，因为牲口破坏草房可以是拱坏了，可以是踩坏了，也可以是撞坏了等等，“整”真正称谓的行为还需要在客观世界片段中考证。

2. 以“搞”为例

“搞”与“整”一样是一个多义项词，它的用法也非常广泛，在言语组合层面的具体所指也十分丰富。

14) 虽然教育管理者口头上不得不说要大搞素质教育，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深深热恋着应试教育。

15) 要进行方言研究，一般少不了进行方言调查，搞方言调查，需要亲自到方言区去口问、耳听、手记，做静态的分析描写……

16) 我在台大医院住了五个月。他们又给我开刀，又给我电疗，东搞西搞，愈搞愈糟，索性瘫掉了。

17) 特别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差不多把我们的革命力量搞光了，革命根据地有百分之九十垮了，受了很大的损失，花了很大的代价。

18) 谢云不禁咂了咂嘴，垂涎欲滴地说：“好美的妞，好想搞她一次哦！”

“搞”这个词的基本意义是“做、干、弄、从事”。这个概念是许多客观行为所共有的基本特征（郝文静 2005：88），此时，“搞”是存在于词汇聚合体系中的语言名称，一旦在组合系统中被实际应用，它便转化为了言语名称，从而被赋予了多重指物意义特征。在特定语境中确定“搞”所称谓的具体行为也同样可以通过分析与之搭配组合的词汇和言语组合情境这种方式（徐时仪 2003：110）。

从上述两点分析，例 14) 中素质教育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是一种较为抽象的规则制度，因此通常与“实行”连用。由此可见，“搞”所称谓的客观行为是“实行”这一动词的指称对象。例 15) 则是“进行”。这也是通过分析搭配词汇得出的结论。偏正短语“方言调查”的中心词是“调查”，而通常与该词搭配的动词是“进行”，因此不难得出结论——在该例句中“搞”的指物意义被赋予了“进行”的指物意

义特征。然而，想要确定例 16) 中“搞”的指物意义，单纯依靠分析与“东”、“西”两词的搭配组合能力并非理想的解决方式。此时就必须结合言语组合情境分析“搞”的特殊指物意义。在例 16) 所创建的言语情境中，“医院”、“开刀”、“电疗”和最终所致的结果“瘫掉”是关键词，据此可以推断出“东搞西搞”旨在表达的内容肯定与围绕治病救人展开的医疗活动相关，但又含有强调医疗活动进行频率过高的语用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该例中“搞”所指称的行为是“采取医疗措施”。后两个例子中的“搞”则分别与“耗损”和“发生两性关系”这两种客观行为对应。确定前者的指物意义首先需要分析与“革命力量”搭配的动词从而构成一个集合，然后根据言语情境选择具有消极意味的词，最后确定为“耗损”。确定例 18) 中“搞”所蕴含的指物意义特征则只能依靠对言语情境的综合分析，句中的说话人对美丽女子产生非分之想，因此“搞”作为思维的载体也具有了猥琐下流之意。

4 结语

具有属概念的词在言语组合情境中会具有相应的种概念词的词汇语义特征，这一语言现象在自然语言语篇中并不鲜见，而且这是一种跨语际现象，非常值得研究和分析。通过分析汉语语言学对这种语言现象的研究可以发现，汉语语言学界主要采用英语语用和语义研究的视角，认为这种语言现象的产生来源于语境对词义具有单一化、具体化和增加临时性意义等作用，而本文以词的指物意义为切入点对此类现象进行深入分析，认为称谓客观事物和行为动作的名称，其指物意义是词在言语组合层面的具体所指，认为语境不同、具体所指不同导致同一词的指物意义不同是这类语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属概念的词在特定的言语情境中指称的事物和行为是其种概念词的具体称谓对象，然而脱离这一言语情景，该属概念词便进入语言聚合层面，抛弃个别具体事物与行为之符号的身份，摇身变为具有这一概念属性的全部同类事物的统称，这时属概念词是潜势地存在于语言聚合体系中的语言名称，其指物意义是具有这种属性的全部客观事物和行为。反之，确认属概念词在言语层面的指物意义也要依靠语境，通过分析属概念词搭配组合词汇的搭配性能，研究确定二者间的共同义素，用类比的方式也可发现属概念词的具体称谓对象。此外，语言使用者的语言习惯也会对言语组合层面中属概念词的指物意义起到限制作用。

本文以汉语词汇为例，采用俄罗斯语义学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扩大汉语的研究视域，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上文所述，这种语言现象是一种跨语际现象，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选取了少数汉语词汇例子进行研究分析，日后还应当适当扩大研究范围。

附注

- 1 本文对词的指物意义及其不同阐释的介绍均取自俄罗斯语义学。
- 2 本文所有汉字和词的释义均取自《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在此处统一注释。
- 3 本文的所有汉语例子均取自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在此处统一注释。
- 4 为更好的研究分析“整”的指物意义本文将“整”与状语、宾语组合而成的短语一并加粗突出表示。后文的动词示例也如此处置。
- 5 本文采用《俄罗斯语义学》对词用于特定的一个义项时的称谓——词汇语义单位，简称“词汇单位”。

参考文献

- [1] Гак В.Г. К типологи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номинаций. Языковая номинация. Общие вопросы [М]. Под ред. Б.А. Серебrenникова, А.А. Уфимцевой.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7.

- [2]Степанов Ю.С. Имена, предикат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1.
- [3]郝文静. 语境视域下的汉语词义研究[J]. 现代语文 (语言研究版), 2005(1).
- [4]徐时仪. “搞”的释义探析[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3(1).
- [5]杨春宇, 佟 昕. 东北方言中的泛义动词“整”和“造”[J]. 大连大学学报, 2013(2).
- [6]张家骅. 俄罗斯语义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Study of the Denotative Meaning of Word in the Combinational Level of Parole

Wang Lei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Words with superordinate concepts sometimes reflect the lexical semantic features of subordinate words in specific language situations. The essence of this linguistic phenomenon is not the change of conceptual meaning of the word, b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notative meaning of the word which belongs to a certain origin. The concept is assigned to the denotative meaning of this word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Russian semantics, combining some typical words in Chinese, this paper strives to study the denotative meaning of words from the angle of combination of speech and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notative meanings of words with superordinate concepts and the ones with origin concepts in the speech combination level.

Key words: combination of speech; word; denotative meaning

作者简介: 王蕾 (1982—), 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语义学、语用学、符号学。

收稿日期: 2017-10-25

[责任编辑:叶其松]